



# 《红楼梦》中元宵节的 叙事功能\*

李丽霞

**内容提要:**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中出现的三元宵节,因作者的精心构思、巧妙安排而各具特色。曹雪芹在元宵节叙事中,体现了高超的叙事才能:借元宵节设置情节点,生发并推动情节进一步发展;利用元宵节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,为个性展示提供舞台;借元宵节使甄家的“小荣枯”与贾家的“大荣枯”巧妙勾连,使甄家的兴衰成为贾家家族兴衰的象征与预演;借元宵节的灯谜等活动的寓意功能及元宵节元妃省亲的“奢靡过费”,深化主题。

**关键词:**红楼梦 元宵节 叙事功能

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中国岁时节日,作为人们划分时间段落的特定方式,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。它是悄然流逝的岁月长河中留下的印痕,记录着各民族的社会生活、风土人情、文化创造和精神信仰,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元宵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,在《熊龙峰刊四种小说》、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、《金瓶梅》、《林兰香》、《歧路灯》、

红楼  
梦  
学  
刊

《红楼梦》中元宵节的叙事功能





《红楼梦》、《灯月缘》、《花月痕》等作品中均可见其身影，其中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中的三元宵描写尤其令人耳目一新。

## 一、《红楼梦》元宵节与情节生发

《红楼梦》元宵节描写不仅具有民俗史料价值，更因作者的匠心独运体现出了重要的叙事意义。作者以其高超的叙事能力，在追求生活本真的叙述之中，利用元宵节民俗巧妙设置情节节点，交代情节发展的有关内容，引领情节发展方向，将小说情节向新领域和深层次推进。所谓“情节节点”是指紧紧织入故事之中的一个事件，把故事转向另一方向，从而推动情节向前发展。作者特意于相同或相似的元宵节场景中求殊辨异，使其“重不见重”，“特犯不犯”。

古人称夜为宵，农历正月十五之夜为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，故称元宵节。元宵节为一元复始，此时春回大地，人们张灯结彩，观灯游赏。元宵节虽未依傍具体的节气点，但其作为年节的压轴大戏，火树银花，笙歌聒耳。因元宵节主要的节俗活动是夜间放灯，故又称“灯节”、“灯夕”。正月十五在西汉已受重视，而真正作为民俗节日是在汉魏之后。元宵节的民俗活动可谓丰富多彩，有闹花灯、放烟火、猜灯谜、办社火、走百病等。元宵张灯之俗源于宫廷，后传到民间。“正月十五闹元宵”，元宵节民俗活动突出一个“闹”字。萧放认为：“‘闹’元宵之‘闹’就生动地映射出元宵民俗活跃的文化精神，元宵的锣鼓、元宵的灯火、元宵的游人编织着元夕的良宵美景，构成了中国传统节俗的独特景观。”<sup>①</sup>

曹雪芹以游龙之笔，将前八十回的三元宵演绎出了难以猜度之妙。《红楼梦》中第一次元宵节描写出现在



小说开篇。“元宵失子”非始于《红楼梦》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五《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》业已出现“王襄敏元宵失子，宗王元宵失女”情节。特别是“王襄敏元宵失子”，与“英莲元宵走失”场景相似。与凌濛初在《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》中对于元宵佳节“灯光灿烂”、“人山人海”的渲染铺排不同，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以“倏忽又是元宵佳节”点出了元宵节，但对“灯火家家市，笙歌处处楼”的元宵节的热闹繁华并未详述，仅以甄士隐“命家人霍起抱英莲看社火花灯”一笔带过。如果说《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》中王襄敏的爱子男孩的失而复得凸显了凌濛初在情节设置上追求“巧”与“奇”，而因元宵节观看“社火花灯”英莲走失，甄士隐夫妇痛失爱女则更写实。此次元宵节，无论对英莲抑或甄士隐夫妇，皆为命运的分水岭，也引出了元宵节叙事中的一个重要的情节点，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伏笔。后文薛蟠打死冯渊正是源于英莲，贾雨村也因此案获得了巴结讨好贾家和王家的机会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第二元宵节因有元妃归省庆元宵这样的“泼天的喜事”而非比寻常。元春晋封“凤藻宫尚书，加封贤德妃”，对于贾府来说，是“天大的喜事”，元妃因“天恩浩荡”准予其元宵节回家“省亲”，更是喜上加喜。

贾府的双喜临门与元宵节蕴含的欢乐喜庆特性匹配，给贾府延续昔日繁华带来了希望。同时，借元宵节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，特别是“张灯”展示贾府的大家气象与省亲中的“奢华过费”。这也许是作者把元妃省亲安排在元宵节而非其它节日的重要原因。

元妃省亲，平时不自由的宫中生活被打破，有了与家人共叙天伦之乐机缘。“省亲是第一旷典，第一大事，故全用正笔细写。”<sup>②</sup>为迎接元妃省亲，盖省亲别墅，“下姑苏聘请教习，采买女孩子，置办乐器行头”，“打造金银器皿”，



“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”，“喧闹热闹非常”。贾府对元妃元宵节省亲尤为重视，“年也不曾好好过”。此回将过年情形一笔带过，为后文“除夕祭宗祠，元宵开夜宴”详细铺排埋下伏笔。特别是正月十四日夜，作者特别点出“这一夜，上下通不曾睡”。事实上，如果说贾府下人为了元宵节省亲彻夜忙碌有情可原，但“上下通不曾睡”，即上到贾母，下到下人均未合眼，则写出了阖府上下的紧张忙碌与兴奋。

元妃虽因“皇恩浩荡”准予省亲，但“皇家规范，违错不得”。元宵节当天，元妃“戌初起身”前往荣国府，到“丑正三刻”回宫，约六小时时间。元妃在显赫仪仗簇拥下回家，在箫声鼓乐中与家人团聚，虽有机会和“母女姊妹深叙些离别情景，及家务私情”，终因时光短暂与礼节繁琐而不能尽兴。

在元妃省亲中，作者采用第三人称视角，从元妃眼中，写出大观园内“香烟缭绕，花彩缤纷，处处灯光相映，时时细乐声喧”太平气象外，还彰显元宵节节俗重要标志之“灯”。对“灯”的描写可谓别具匠心：“一时传人一担一担的挑进蜡烛来，各处点灯”，极言灯之多。随着元妃的脚步，移步换景，对省亲别墅内的各色景致花灯一一点明：“院内各色花灯烂灼，皆系纱绫扎成，精致非常”，大观园上面有“匾灯”，清流一带的石栏上又有“水晶玻璃各色风灯”，柳杏诸树“每一株悬灯数盏”，“诸灯上下争辉，真系玻璃世界，珠宝乾坤”，船上“亦系各种精致盆景诸灯”。元宵节并非万紫千红的春季，但为了元妃省亲，贾府将无花叶的“柳杏诸树”，“皆用通草绸绫纸绢依势作成，粘于枝上”，“更兼池中荷荇凫鹭之属，亦皆系螺蚌羽毛之类作就”。材质不同，形状各异的各色花灯装点出的大观园是火树琪花的世界。



元妃元宵节省亲,并赐名省亲别院为大观园,作者在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展示大观园白天景致之后,又借元妃夜游大观园,全方位、多角度呈现“天上人间诸景备”的大观园。

元妃省亲成了《红楼梦》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,对情节展开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。元妃省亲为以后情节发生发展设置了必不可少的空间——大观园。如宋淇所言,“众姊妹分散住在荣府和宁府,大家不能集中在一起,故事一定会变成千头万绪,无从发展”<sup>③</sup>。大观园在元妃省亲后,又由元妃出面,让宝玉和众姊妹入住大观园。对此,小说二十三回对此进行了交代:

如今却说贾元春,因在宫中自编大观园题咏之后,忽然想起那大观园中景致,自己幸过之后,贾政必定敬谨封锁,不敢使人进去骚扰,岂不寥落。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,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,也不使佳人落魄,花柳无颜。却又想到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,不比别的兄弟,若不命他进去,只怕他冷清了,一时不大畅快,未免贾母王夫人愁虑,须得也命他进园居住方妙。想毕,遂命太监夏守忠到荣国府来下一道谕,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,不可禁约封锢,命宝玉仍随进去读书。<sup>④</sup>

脂批此段第一句话后有眉批云:“大观园原系十二钗栖止之所,然工程浩大,故借元春之名而起,再用元春之命安诸艳,不见一丝扭捏。”<sup>⑤</sup>可见脂砚斋深谙作者如此安排之用意。

宝玉与众姊妹进入大观园,决定了以后情节发展的方向,为情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,将情节发展向新领域推进。



大观园虽非宝玉等人的“世外桃源”，但它与贾府一墙之隔却又相对独立，虽不免世俗世界的侵袭，仍不失为理想的乐园。入住大观园的宝玉与众姊妹，有较大的自由，为其诗意栖居提供了绝佳的环境。《红楼梦》中的主体故事，大多发生在宝玉和众姊妹入住大观园后，元妃元宵节省亲，为《红楼梦》主体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必要条件。有了大观园，才有宝黛共读西厢、芒种节饯花神、黛玉葬花、宝钗扑蝶、偶结海棠社、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等事件发生，为深层开掘及充分展示宝玉及众女儿“情”事提供了必要条件。若无元妃省亲所建造的大观园及省亲后宝玉和众姊妹的入住，《红楼梦》的故事情节可能也会发生，但故事情节发生、发展的方式将会发生改变。由此看来，元妃元宵节省亲成了《红楼梦》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性节点，该事件不但推动情节展开，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故事情节发展方向。

《红楼梦》中第二元宵节描写名义上写贾府元宵节，但却因元妃省亲之故，重点在元妃的省亲别院——大观园，程序也早被皇家安排。元妃省亲的元宵节，与贾府真正意义上的元宵节场景相去甚远。

对《红楼梦》中贾府元宵节的工笔细描出现在五十三回和五十四回，此为《红楼梦》中的第三元宵节，同时也是贾家的家宴。十五日之夕，贾母命在大花厅上“摆几席酒”，“定一班小戏”，“满挂各色佳灯”。没有了元妃省亲时的繁琐仪式，此次元宵节表面呈现的是一派欢乐喜庆气氛。作者在极写第三元宵节的热闹繁华之外，巧妙利用贾母批评才子佳人故事设置了一个情节点，贾母的批驳指出了此类故事的虚假、污秽及对礼教的破坏。贾母宣称：“如今眼下真的，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，也没有这样的事，别说是那些大家子。”并指出“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，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”。此番话可看成贾母对家族尊严的维护，如



此看来,袭人偶然听到宝玉对黛玉的肺腑之言时,吓得魄消魂散,只叫“神天菩萨,坑死我了”实不足为怪了。如果宝黛爱情被贾母知晓,结果如何,不言自明。贾母为宝黛二人最亲近之人,也是紫鹃心目中唯一一位可以作为宝黛爱情坚强后盾之人,尚且如此,宝黛以后爱情之路的艰辛,可以预见。

总之,《红楼梦》中前八十回中的三元宵节中均有重要的事件发生,影响或者决定以后情节发展方向,所以元宵节当天发生的事件自然而然成为关键节点。在同一文本中虽然出现三次的元宵节,但因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各有侧重,不但无重复之嫌,还因作者在情节设置中的匠心独运而各具特色。

## 二、《红楼梦》元宵节与人物性格塑造

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,以反映时代、感染读者,这是一切优秀小说所共有的审美属性。在《红楼梦》中,元宵节叙事除了生发与推动情节外,其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,也为人物个性展示提供了舞台,特别是元宵节元妃省亲,体现得尤为明显。以下主要以宝钗、黛玉与贾政为例,探讨元宵节叙事对人物性格塑造的作用。

### (一) 宝钗改诗与黛玉代作——元宵节背景下的钗黛个性彰显

元宵节元妃省亲时,宝钗与黛玉均为了宝玉在元妃面前有较好的表现,出手相助,但因二人个性不同,处理事情的方式也截然不同。

在第十七回和十八回元妃元宵节省亲时,元妃得知“宝玉竟知题咏”,出乎意料,命宝玉将自己喜欢的潇湘馆、蘅芜苑、怡红院、浣葛山庄四处,各赋五言律一首,以便当面

检验宝玉之才,“宝玉只得答应了,来自去构思”。在短时间内赋诗四首,对宝玉而言,无疑是一种挑战。在宝玉忙着作诗之际,个性迥异的宝钗和黛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。宝钗“转眼瞥见”宝玉所作的诗中有“绿玉”二字,便“趁众人不理论”,急忙回身悄推宝玉,提醒他元妃不喜欢“绿玉”,建议改“绿玉”为“绿蜡”。从元妃把“红香绿玉”改成“怡红快绿”即领悟到元妃不喜欢“绿玉”,可见宝钗确如探春所言,“宝姐姐有心,不管什么她都记得”。在此,除表现她博闻强记之外,其善于察言观色的性格特点亦得以体现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宝钗提醒宝玉改诗过程中,宝钗多数是“笑”着的,作者描绘此时的宝钗,连用四个“笑”：“笑”、“悄悄的咂嘴点头笑”、“悄悄的笑”、“一面说笑”。正值元宵节,面对为作诗而急得“拭汗”的宝玉,依然不改笑颜。后来在第十九回又借宝钗之口,讽刺宝玉该记住典故的时候忘了典故,还点出“别人冷的那样,你急的只出汗”,可见宝玉当时的焦急万分,宝钗是看在眼里的,但却笑容依旧,虽没有恶意,但至少可以说明她未急宝玉之所急。宝钗的“笑”与宝玉“拭汗”对举,可见二者的关系深浅。宝钗虽然也怕耽误宝玉的时间,并替宝玉改了诗,但在宝玉表示以后称她“师父”,不再叫她“姐姐”时,她指出“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,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”,话语之中充满着对元春地位的羡慕。聪明如宝钗,也未能免俗,并未看破名利。以她的为人,替宝玉润色诗作没问题,但如果让她代宝玉作诗蒙骗穿“黄袍”的元妃,“品格端方”的宝钗恐怕是不会做的。

与宝钗不同,“本想大展其才,将众人压倒”的林黛玉,因元妃只命作一匾一咏,未充分展示其诗才,心中不快。黛玉眼中看到的是宝玉“独作四律,大费神思”,想代他作两首,“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”。黛玉关注的是如何帮宝玉把





四首诗按时呈上。看似无意,却写出了黛玉的一片痴情。得知宝玉才写了三首后,黛玉让宝玉先抄录前三首,自己替他作第四首。自始至终,黛玉对宝玉,没有取笑,没有奚落,甚至为帮助宝玉完成任务不惜在元妃眼皮子底下代写。由此可见,同是帮助宝玉,宝钗与黛玉采取的方式也截然不同:一个提醒宝玉改字,一个亲自操刀为其代笔。目的相同,不同的处事方式则体现了二者不同的个性。在元妃对钗黛诗作并举称赞之后,作者通过宝玉作诗时钗黛的不同反应对钗黛个性及才情进一步凸显——写宝钗强调其学识渊博,写黛玉,强调其过人的诗才。“安心大展其才,压倒众人”的黛玉,若仅凭“胡乱作”的应景诗《世外仙源》,似与宝钗之诗不分伯仲,作者通过黛玉的代笔之作《杏帘在望》,进一步展示了黛玉在诗歌创作中的过人才华。援笔立就之诗尚能高过宝玉绞尽脑汁之作,可见黛玉之诗才非一般人可比拟。

如王希廉所言,“宝钗改‘绿玉’为‘绿蜡’,是聪明不是怜爱;黛玉代做杏帘诗,是怜爱不是聪明。各有分别。”<sup>⑥</sup>从钗黛帮助宝玉的不同程度,也写出了宝黛钗三者的微妙关系。

## (二)“泪”与“笑”——元宵节背景下贾政形象塑造

研究者对贾政这一人物有不同的看法,认为他假正经者有之,认为他是封建主义的卫道士者有之,认为他是正人君子者有之,评价反差之大,实不多见。在此,我们主要探讨岁时节令描写中,贾政这一人物形象的呈现。综观《红楼梦》中的岁时节令描写,贾政的身影出现的机会并不多,但曹雪芹在元宵节叙事中抓住了几个极具代表性的瞬间,通过贾政的“泪与笑”,使我们看到了他不苟言笑的外表下包裹着一颗饱含深情的内心,展示了一个为人父、为人子的有血有肉的“真的人物”。



谈及元宵节叙事中的贾政形象塑造,不得不提在元妃省亲时,贾政与元妃的隔帘对话:

贾政亦含泪启道:“臣,草莽寒门,鸠群鸦属之中,岂意得征凤鸾之瑞。今贵人上锡天恩,下昭祖德,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,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,幸及政夫妇。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,垂古今未有之旷恩,虽肝脑涂地,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!惟朝乾夕惕,忠于厥职外,愿我君万寿千秋,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。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,懣愤金怀,更祈自加珍爱。惟业业兢兢,勤慎恭肃以待上,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。”

以上的这段话如李希凡所言,“贾政对皇恩浩荡的感激涕零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但在‘肝脑涂地’的感恩声中,内心却深藏着‘伴君如伴虎’的恐惧”<sup>⑦</sup>,也体现了贾政作为一个父亲的真实想法。“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”可谓父母内心最深处的渴盼,但最终梦想成真者屈指可数。而元春达成了贾政、王夫人这样的夙愿,成为了“人中凤”。更为重要的是,她的人选不仅仅靠先天的容貌,更是以“贤孝才德”入选宫中“女史”。如果说在元春所处的时代,容貌是自己无从选择的,是先天的,是不可重塑的话,“贤孝才德”作为道德修养范畴的标识,则是可塑的,完全靠个人后天的修为获得。元春个人修为的主要途径,则是贾家的家庭教育。因此,从某种意义上说,元春的成功“入宫”也代表着贾家家庭教育的成功。贾政对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女儿深感欣慰,对皇帝的垂青感恩戴德,亦为人之常情。更为重要的是,贾政是在元妃含泪对他抱怨“田舍之家,虽齑盐布帛,终能聚天伦之乐;今虽富贵已极,骨肉各方,然终无



意趣”之后,饱含深情地说出这番话的。“男子有泪不轻弹”,何况在自己女儿面前。但出人意料的是,平时不苟言笑的贾政,却在大庭广众面前留下了眼泪。他被女儿的肺腑之言深深打动,作为父亲的他,何尝不思念在宫中的女儿?但理智告诉他,对于来之不易的这份荣耀,无论是元妃还是自己,都要加倍珍惜。因此,在强调自己效忠皇上外,也提醒女儿“业业兢兢,谨慎恭肃以侍上”。而元春“似也听出了父亲的不安和警示”<sup>⑧</sup>,叮嘱父亲“只以国事为重”。在父女隔帘的简短对话中,贾政嘱咐元春“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”,而元春也同样告诉父亲不要记挂自己,天然的父女亲情,并未被“古今未有的旷恩”的隐去,而是以独特的方式得以体现。由此看来,贾政的这番话,不是“虚伪”,更非“令人啼笑皆非”<sup>⑨</sup>,而是一位皇妃的父亲对于女儿的关心与爱护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接下来,贾政还在宝玉未在场的情况下,又启,“园中所有亭台轩馆,皆系宝玉所题;如果一二稍可寓目者,请别赐名为幸”。贾政的这番话,固然考虑到元春与宝玉之间姐弟情深的关系,更重要的是贾政内心深处对宝玉才情的认同与赞赏。在贾政身上,体现出的是中国传统的父亲形象:将对儿子的爱深埋在心里,在宝玉面前从未轻易流露。但从以上话语可以看出,虽然贾政平时问宝玉功课时均以严父的形象出现,非打即骂,但在内心深处,他是对宝玉寄予厚望的,希望他能直上青云光宗耀祖。遗憾的是,贾政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,贾宝玉对父亲期望他走的“仕途经济”之路根本不感兴趣。爱宝玉却不理解宝玉,这或许才是贾政作为父亲的悲哀之所在吧。但无论如何,通过元宵节元妃省亲这一事件,在表面的“鲜花着锦”之下,通过贾政的“泪”,体现了他与元春之间的父女之情。通过贾政对匾额系宝玉所题的强调,体现了他对儿子才情的肯定。



张灯为元宵节重要的娱乐活动,与灯相关的是猜灯谜。

灯谜因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,且能启人智力,所以能引发人们的兴致。后来灯谜逐渐风行,也成为元宵节的重要节俗活动。在《红楼梦》中,曹雪芹借猜灯谜,写出了贾政不为人知的另一面。贾政因公务缠身,能参加岁时节令家宴与娱乐的机会并不很多。在小说中,有贾政参加的,除元妃省亲的元宵节外,还有两次,其中一次是元宵节灯谜会,一次是中秋赏月。其中元宵节灯谜会是贾政“见贾母高兴,况在节间,晚上也来承欢取乐。设了酒果,备了玩物,上房悬了彩灯,请贾母赏灯取乐”。本为承欢的贾政,之所以来参加,无非就是让贾母取乐。在贾母撵他让他歇息时,他甚至“陪笑”央求贾母“何不将疼孙子孙女之心,便不略赐以儿子半点”坚持要参加此次的猜谜活动。在猜谜语时,故意乱猜,也无非是想让贾母高兴,并以“受罚”的方式送给母亲节间礼物。为了让贾母高兴,品性端方的贾政甚至和儿子宝玉串通作弊,故意让宝玉传答案给贾母,这对于贾政来说,实属不易。果不其然,贾母“甚喜”。平日公务繁忙,难得有闲暇时间陪伴老母,在节日期间,能博母亲一笑,对于贾政来说,或许就心满意足了。不想他的到来,让以往聚会时喜欢高谈阔论的两个活跃分子宝玉和湘云都噤口不言。本想和亲人共享天伦之乐,但却事与愿违,反使大家“拘束不乐”。由此可见,在贾家,贾政其实是孤独的,不被大家理解和亲近的。事实上,贾政这位末世君子“何尝没有感到‘悲凉之雾,遍被华林’,只不过他的‘领会’与宝玉完全不同而已”<sup>⑩</sup>。

可见,元宵节叙事为作者多角度塑造贾政这一形象提供了绝佳的舞台,通过书写贾政的“泪”与“笑”,使贾政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与真实。

综上所述,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的元宵节描写



中,为物个性展示提供了舞台,同时,喜庆的节日环境,丰富多彩的娱乐民俗活动,也为物个性的真实展示提供了可能。

### 三、《红楼梦》元宵节与主题深化

“大旨谈情”的《红楼梦》,在书中典型人物的全部生活进程中,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。元宵节描写,作为《红楼梦》中主要人物生活中的具体的、反复出现的内容,在深化小说主题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作者在元宵节描写中使“繁华”与“衰落”相互交织,完美融合。如蒋和森所言:“‘喜’和‘悲’不是互相矛盾,而是相互渗透。它是同一个生活整体的两面。曹雪芹和莎士比亚一样,都是善于把‘悲剧’和‘喜剧’交织在同一幅生活画面里的大天才。”<sup>⑩</sup>元宵节无论对于甄士隐这一“乡宦小家”的家族兴衰抑或对贾家这一“钟鸣鼎食”之家的家族兴衰而言,均具有非同寻常之意义。在元宵节描写中,曹雪芹不但反映人间繁华一去不返的感伤,更以元宵节描写预示贾家的兴衰。

#### (一)《红楼梦》元宵节与家族兴衰

在《红楼梦》中,元宵节叙事以其特有方式介入主体情节发展流程,成为情节发展的助推器。《红楼梦》中首次提到元宵节,是在癞头僧口念的四句言词中得以呈现:“惯养娇生笑你痴,菱花空对雪渐渐。好防佳节元宵后,便是烟消火灭时。”在《红楼梦》中,癞头僧以“有命无运、累及爹娘之物”预示书中出现的第一位女子英莲的命运,为情节发展设置悬念并预设某种轨迹。而此僧之语则成为情节发展的预言,“元宵佳节”则为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。甲戌本第一回“庙旁住着一家乡宦”旁有侧批“不出荣国大族,先写乡





宦小家,从小至大,是此书章法。”<sup>⑩</sup>“半世只生此女”的甄士隐夫妇,女儿走失后,“昼夜啼哭,几乎不曾寻死”,精神受到重创。此种情形之下,他们无暇打理田庄,亦在情理之中。加之二人先后“思女构疾”,“日日请医疗治”,所需资费当也不菲。由此可见,元宵节英莲走失,家族后继无人,无论从精神还是从经济上而言,均为甄家衰败之始。元宵佳节万家团圆的欢乐祥和与甄家痛失爱女,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癞头僧的元宵佳节的预言成真,全书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,却成了一个悲剧的发端,其托言寓意之旨,不言自明。

英莲与元春,身份不同,地位悬殊,但二者的命运遭际却与各自的家族命运休戚相关。

不同的是,甄家家族命运的节点,始于英莲的元宵节走失,以悲剧的方式呈现,是显笔。贾家因“元妃省亲”这一非常喜事而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,从而成为其衰败的开始,是隐笔。甄家为本地望族,贾家被誉为天下望族,作者将二者利用元宵节巧妙勾连,使甄家的“兴衰荣辱”成为贾家“兴衰荣辱”的预演。

小说曾借冷子兴之口,对宁荣两府的现状进行说明,在冷子兴看来两府尽管赫赫扬扬百余载,而今却面临运终数尽,“……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,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,运筹谋划者无一;其日用排场费用,又不能将就省俭,如今外面架子虽未甚倒,内囊却已尽上来了。”如照这样的现状发展,宁荣两府的状况当是每况愈下,最终落得个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的结局。虽元春晋封为“凤藻宫尚书,加封贤德妃”给贾府继续昔日“繁华”带来了希望。但事实上,正是元妃省亲的巨额花费,使贾府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,为其以后经济的日渐透支埋下伏笔。

贾府为了元妃省亲,大肆铺张,只“下苏州聘教习,采



买女孩子,置办乐器行头”和“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账幔”,这两项的使费就要五万两银子,更何况“天上人间诸景备”的大观园。或许赵嬷嬷所言“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”并不算夸张。借太监之口点出元妃元宵省亲的行程,“未初刻用过晚膳,未正二刻还到宝灵宫拜佛,酉初刻进大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,只怕戌初才起身呢”,点明元妃是在宫中赏过灯才归省的。在宫中生活、看过宫灯归来的元妃,尚且在“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,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”,可见贾府为元宵节元妃省亲的大肆铺张。

元妃省亲的具体花费,虽未在小说中具体点出,但却从乌进孝交租时贾珍和贾蓉等的一段对话中间接表明:

贾蓉道:“……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,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,就知道了。再两年再一回省亲,只怕就精穷了。”贾珍笑道:“所以他们庄家老实人,外明不知里暗的事,黄柏木作磬槌子——外头体面里头苦。”

元妃省亲为贾府的鼎盛时期,元妃元宵节省亲的巨额花销,使原本已开始走下坡路的荣国府的经济雪上加霜,成了加速贾府衰败的有力推手,客观上加速了贾府的没落。

小说也借元春之口,再次强调省亲的巨额花销,“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,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!”

第五十三、五十四回的元宵家宴上焚的是“御赐百合宫香”,小盆景俱是“新鲜花卉”,喝的是“上等名茶”,摆的是价值连城的“慧纹”,各色旧窑小瓶中点缀的是“岁寒三友”“玉堂富贵”等鲜花草。香茗古玩,体现的是贾府的文化品位。被贾母津津乐道的“慧纹”一件即已价值连城,何况贾府曾经有过三件。作者对此次元宵家宴中陈设极尽铺排,写得锦绣盈眸,灯烛辉煌,极写贾府盛时之富贵。如戚



序本五十三回回评所言,“叙元宵一宴,却不叙酒何以清,菜何以馨,客何以盛,令何以行,先于香茗古玩上渲染,几榻坐次上铺叙,隐隐为下回张本,有无限含蓄,超迈獭祭者百倍。”<sup>③</sup>除陈设之外,此次元宵节作者依然对灯情有独钟,与元妃省亲时重点描写室外之灯不同,此次作者对“灯”的描写转入大花厅内所张之灯:

两边大梁上,挂着一对联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穗灯。每一席前竖一柄漆干倒垂荷叶,叶上有烛信插着彩烛。这荷叶乃是鍐珉琅的,活信可以扭转,如今皆将荷叶扭转向外,将灯影逼住全向外照,看戏分外真切。窗格门户一齐摘下,全挂彩穗各种官灯。廊檐内外及两边游廊罩棚,将各色羊角、玻璃、戳纱、料丝,或绣,或画,或堆,或抠,或绢,或纸诸灯挂满。

贾府元宵家宴的香茗古玩的渲染,对贾母所爱的价值连城“慧纹”详细铺排,写出了贾府的“日用排场”,更写出了以贾母为首的贾府上下的“安富尊荣”。荣国府添了许多花钱的去处,但却未有其他的进项,只能靠庄子上交的地租,一旦发生旱涝灾害,其境况可想而知。元宵家宴的欢乐祥和发生在乌进孝交租和贾珍、贾蓉论经济之后,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已然成了人所共知的事实,但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,更何况是贾府这样的富贵之家!无人谋划新的生财之道,又不能勤俭持家,贾家的衰败已是大势所趋。

## (二)《红楼梦》元宵节中的离合悲欢之叹

《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》十六回中有眉批曰:“偏于大热闹处写大不得意之文,却无丝毫牵强,且有许多令人笑不了,哭不了,叹不了,悔不了,惟以大白酬我作者”<sup>④</sup>,揭示出了这部小说悲喜交映的艺术特色。《红楼梦》





中的元宵节也写出了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离合悲欢,令人顿生离合难定之感。

元宵节的合家团圆,体现了人们追求和平安乐的民族心理。但在《红楼梦》的元宵节描写中,却尽情演绎了人生难以预料的离合悲欢。开篇的元宵节,甄士隐家丢失了爱如珍宝的女儿英莲,使其团圆安乐成为奢望,其对元宵节的期许与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对比。英莲的走失,虽有霍起的人为疏忽,但小说借癞头僧预言的应验,体现的是非人力所及的人生宿命。

甄家的元宵节如此,贾家的元宵节又何尝不是如此?元妃省亲之中,虽然作者对省亲的热闹喜庆气氛倍加渲染,突出了皇家的富贵与赫赫威仪,但与表面风光无限的“泼天的大喜事”交相辉映的,却是诸多人的“眼泪”:亲人见面后,贾妃“满眼垂泪”,方彼此上前厮见,一手搀贾母,一手搀王夫人,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,只是俱说不出,只管“呜咽对泣”;邢夫人、李纨、王熙凤、迎、探、惜三姊妹等,俱在旁围绕,“垂泪无言”;元妃“含泪”对其父所言:“田舍之家,虽齋盐布帛,终能聚天伦之乐;今虽富贵已极,骨肉各方,然终无意趣!”即便是贾政那番含泪所启“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”,也同样令人为之动容。在此,“欢乐只不过是悲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”<sup>⑤</sup>。省亲时元妃的眼泪固然有亲人团聚的喜极而泣,但更是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,诉说着这件大热闹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“不得意处”。从元妃的“眼泪”中我们读到的不是贾元春对“封为贤德妃”的喜悦与满足,而是骨肉分离的无奈与感伤。

与甄家的离合悲欢有癞头僧的预言而显得神秘之外,元妃与家人的离合悲欢的演绎则完全取决于皇权。元妃在元宵佳节与家人团聚是建立在“隆恩浩荡”的基础上的。省亲的时长有严格限制,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,省亲的仪式





则必须遵守皇家规范。对于元春来说,与亲人短暂相聚的喜悦,被与亲人长久分离的伤感冲淡。元春虽贵为皇妃,却不以争宠、专宠为念,更视富贵权势如浮云。在她的眼里,象征着皇权与富贵的“皇宫”是“不得见人的去处”。元妃的悲剧在于她是贾家捞取政治利益的牺牲品。对她而言,贵妃的光环虽然炫目,但聪明如元妃,深谙“伴君如伴虎”的道理。她明了自己一旦失宠,金钱权势便会随风而逝。她渴望的,是自由,不舍的,是亲情。自由与亲情之于平常百姓家女儿而言,唾手可得,但对元春而言,则如镜中花水中月般遥不可及。在得与失的权衡之后,背负家族重托的贾元春,只能任由青春在皇宫中无声凋谢。从这一点来看,元妃是不幸的,这大概也是她入“薄命司”的最主要的原因。作者在元妃省亲时,借元妃之口,点出了她渴望骨肉团聚的人性诉求。通过她在元宵节期间派人送灯谜和让宝玉及众姊妹制灯谜来猜,写出了她在皇宫孤寂的生活状态及对家的无限眷恋。但诸多因素限制,使她下一次省亲的日子遥遥无期。元宵节元妃省亲,实为一段离合悲欢的生动演绎。

即便是贾家的家宴,在说笑看戏的表面欢乐祥和之下,依然隐藏着不祥之感。如果说贾赦“素不茹酒”,不请他有情可原,但作为长子的贾赦,“略领了贾母之赐,也便告辞而去”,而贾母“随他去”的原因,却是“知他在此彼此不便”。既是家宴,在贾政不在家之时,长子贾赦理应陪在母亲身边欢度佳节,但他却先行告退,与“众门客赏灯吃酒”。想必是因鸳鸯之事母子间有了心结。这似乎也是本次家宴中的不和谐因素。

凤姐这样备受称赞的讲笑话的天才,在元宵节讲了两个正月半的笑话,效果也远不如往日。第一个正月半的笑话,凤姐郑重其事地数了一通贫嘴后就没有了下文。在大



家追问结果的时候,凤姐却“想了一想”,笑着以“底下就团团的坐了一屋子,吃了一夜酒就散了”草草收场,众人都觉得“冰冷无味”,“史湘云看了他半日”。即便是另外一个“正月半”的笑话赢得了大家一齐“失声大笑”,但终究因为“聋子放炮仗——散了”也给人不祥的预感。

曹雪芹在元宵节描写中对灯谜也给予了特别关注,灯谜主要在第二十二回、第五十回、第五十一回予以呈现。元妃省亲因时间有限,未涉及灯谜,灯谜被放在元妃省亲之后,但从贾政为贾母准备的礼物来看,猜灯谜时应该还是在元宵节期间。本来猜灯谜即为好玩取乐,但在贾政看来:“娘娘所作爆竹,此乃一响而散之物。迎春所作算盘,是打乱乱如麻。探春所作风筝,乃飘飘浮荡之物,惜春所作海灯,一发清静孤独。今乃上元佳节,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为戏耶?”宝钗所作灯谜,“更为不祥”。曹雪芹通过对贾政心理活动的巧妙呈现,使节日的喜庆氛围与贾政的不祥之感形成强烈对比。贾政为取乐的灯谜而“大有悲戚之状”,“翻来覆去竟难成寐,不由伤悲感慨”,这似乎有违常理,在此贾政的心理活动主要用来点醒读者注意此是谏语之外,更重要的,应是他从元妃的灯谜中预感到了不祥之兆。对于贾政来说,如果说对在贾府的迎春、探春和惜春的命运他可以施加影响,那贵为皇妃的元春的命运则是他无能为力的,而恰恰是元春的命运,关合着贾府的盛衰。贾政看到灯谜后的伤悲,可能大部分来自他对元春乃至贾府未来命运的担忧。

总之,在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中三次出现的元宵节,因作者在书写过程中各有侧重,特犯不犯,各具特色。作者利用元宵节,巧妙设置情节点,借此生发并推动情节发展;作者利用元宵节,为个性展示提供舞台,更借元宵节使甄士隐家的“小荣枯”和贾府“大荣枯”巧妙勾连。元宵节元





妃省亲,使贾府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,加速了贾府的衰败。作者对贾府的元宵家宴的细致描摹,显示了贾家的日用排场。由此看来,奢华已久,不能节俭度日的贾府,走向衰败已是必然。

\* 本文系 2014 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“《红楼梦》岁时节令研究”(项目编号:2014-GH-798)阶段性成果。

### 注释

- ① 萧放《岁时——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》,中华书局 2002 年版,第 124 页。
- ②⑥ 曹雪芹、高鹗著,护花主人、大某山民、太平闲人评《红楼梦》(三家评本)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,第 283、284 页。
- ③ 宋淇《红楼梦识要——宋淇红学论集》,中国书店 2000 年版,第 13 页。
- ④ 曹雪芹著,无名氏续《红楼梦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,以下《红楼梦》引文皆出于此,恕不另注。
- ⑤ 曹雪芹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年版,第 514 页。
- ⑦⑧⑩ 李希凡、李萌《“钟鸣鼎食之家”的“末世君子”——红楼梦人物论之贾政论》,《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》2005 年第 1 期。
- ⑨ 黄炽《一个真贾政》,《齐鲁学刊》1987 年第 2 期。
- ⑪⑮ 蒋和森《红楼梦论稿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,第 178、180 页。
- ⑬ 曹雪芹《戚蓼生序本石头记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年版,第 2008 页。
- ⑫⑭ 曹雪芹《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,第 9、175 页。

(本文作者:河南艺术职业学院;邮编:450000)